

心灵学问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赵士林 著

王阳明心学



中国哲学的智慧
境界宏阔、气魄高洁
禅宗、心学、道教……
皆清人耳目、发人深省
可以相亲

云南人民出版社

心灵学问

王阳明心学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赵上林 著

主 编：葛兆光

组 稿：瞿洪斌

责任编辑：蔡育曙

封面设计：西 里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

心灵学问——王阳明心学

赵士林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 编：650011

番 禺 市 印 刷 厂 印 装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375 字数 116000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2—02123—X/G·235 定价：12.6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1996—013

心灵学问

目 录

小引：心灵的学问	(1)
仁者的襟怀	(7)
内圣与外王	(12)
儒家的三不朽	(16)
以心释仁	(21)
孟子的浩然之气	(26)
现世的执着	(32)
生命的抉择	(37)
论“天”	(44)
“心”与“天”的分流	(50)
归本一心	(55)
理学正名	(63)
由理学到心学	(68)

心灵学问

理学的先锋	(74)
理学的完成	(79)
心即宇宙	(87)
阳明的坎坷	(93)
破心中贼	(98)
阳明格竹	(103)
出入佛老	(108)
狂者阳明	(113)
阳明心学	(118)
心学的裂变	(124)
心学的异端	(130)
非圣即无法	(135)
从情到理	(143)
风尚的转易	(148)
性的袒露	(154)
社会的衰颓	(159)
伦理的羁绊	(164)
西学的启示	(169)
走向大众的儒学	(175)
思想的转换	(180)
儒家的平民化	(185)
李贽的进化观	(190)

心灵学问

从雅到俗.....	(195)
文体的流转.....	(200)
文人的自觉.....	(206)
民歌地位.....	(211)
传统的同化.....	(216)
近代悲歌.....	(221)
结语：心灵的解放	(224)
后 记.....	(230)

心灵学问

小引：心灵的学问

要有光，太阳的光是不够的，必须有心中的光。

——罗曼·罗兰

心灵的眷注消逝之日，便是人类的希望破灭之时；人类对自己的心灵失去了兴趣，便意味着对人类自身失去了兴趣。“哀莫大于心死”，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尽管往圣先哲不知给人下了多少定义，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再增添一个：人，是能够以心灵来观照心灵、以心灵来开悟心灵、以心灵来珍爱心灵、以心灵来开悟心灵的动物。

雨果尝言：“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然而，最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最狭隘的，也是人的心灵。最美好的，是人的心灵；最丑恶的，也是人的心

灵。最纯洁的，是人的心灵；最肮脏的，也是人的心灵。人的心灵，经历了一个怎样丰富复杂的历程：这是一个欢乐与苦难相伴、升华与堕落交织的历程。《安提戈涅》中那位长老赞叹道：“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他感到最最奇异的，正是人的心灵！“认识你自己”，这句以神的名义流传，为人类永恒共有的铭言，难道不可以换一种说法：“认识你的心灵”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世界已不再需要任何学问，人类已厌倦了任何学问，也还是必须保留一门学问，那就是：心灵的学问。

中国人自然首先要关注中国人的心灵。那么，中国人曾怎样地关注过自己的心灵，中国人曾有过什么样的心灵的学问？当这样的问题叩击心扉时，我们的视线，不能不首先投向那古老而执着的儒家哲学。

除了佛学之外，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像中国的儒家哲学这样专注于人的心灵，以至于产生于宋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干脆就被称为“心学”（由于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为南宋的陆九渊和中明的王守仁，故又称它为“陆王心学”）。

但应交代清楚的是，儒所关注的心灵，既非佛家那超凡绝圣、空空如也、毫无人间烟火气的“禅心”，亦非解剖学那血液循环之枢机、生理运行之动力的脏器（借

宋儒朱熹的话来说，即“不专是那一团血肉”）更不是那种迹近巫魔的心灵幻术。儒所关注的心灵，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好心”、“道德心”。

还应交代清楚的是，儒对心灵的关注、探讨，并不像有些心理学说或伦理学说那样，只是把心灵当作一种纯粹的客观、科学、认知、思辩的研究对象，而是把心灵视为一种应予体认、培育、建构、实践的道德主体。儒的兴趣、旨归所在，与其说是要了解“心”是什么，毋宁说是主张“心”应怎样；与其说是要人“识心”，毋宁说是要人“修心”。一句话，儒之所以要关注人的心灵，就是希望人人都讲良心，人人都有好心肠。

或许有人发笑：希望人人都讲良心，人人都有好心肠，这不是做人最浅显的道理、最起码的要求吗？哪一个人主张不讲良心，不要有好心肠呢？这也能算作一门学问吗？

然而只要稍加思索，便会严肃起来：回顾人类历史，放眼当今世界，那恒河沙数般的罪恶、灾难、欺诈、掠夺、贪欲、残暴、专制、不平，不都是由于人世间有太多太多的黑心、野心、贪心、私心，不都是由于不讲良心吗？因此，儒家之心灵的学问号召大家都讲良心，实在是有感而发，实在是由于对社会弊病和人类丑恶有着深切的体会！

话说回来，既然是一门学问，当然不会泛泛地停留于一般的道德呼吁，儒家对人类心灵的范导与求索，其实有着一套“尽广大致精微”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从原始儒家（先秦儒）到“新儒家”（宋明儒），经历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深刻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儒的变，非但没有削弱、背离其关注人类心灵道德建构的宗旨，反而以“心学”的出现而空前地强化了这一宗旨。

儒对人类心灵的关注其实就是对人性的关注，有关心灵的学问其实就是人性理论。我由此想起英国分析哲学家斯蒂文森对完整的人性理论的结构分析。斯氏认为完整的人性理论必具如下四重结构：

- A 关于宇宙本性的背景理论；
- B 关于人的本性的基本理论；
- C 关于人的病症的诊断；
- D 关于治愈病症的药方。

儒的人性论可说是完整地展现了这四重结构。当然，必须指出，儒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特有的理解来展现这四重结构。如果用儒家哲学的习用术语表述一下，那么 A、B 约略相当于“本体论”，C、D 约略相当于“工夫论”。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对宇宙本性与人的本性的独特理解。在儒看来，宇宙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宇宙的本性，二者被一种道德精神，

道德运作贯通起来。这种道德精神或道德运作在宇宙为“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人性为“仁”(“仁也者,人也”),而“生”即“仁”(“生,仁也”),宇宙论与人性论就这样被泛道德主义地阐释为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将上述斯氏所谓四重结构的 A、B 两重合二为一,它带来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的优点,亦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的缺点。归根结底,这优点或缺点都与道德心灵的高扬具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宇宙论与人性论的自觉融合,一方面凸出了道德心灵的伟大、尊严(即所谓“为天地立心”),甚至赋予心灵以超道德的本体地位,从而建构了彻底、典型的伦理绝对主义;另一方面又因为用伦理心性涵盖、取代了其余一切价值系统,便必然地坠入了“空谈心性”,误人亦且误国。所谓“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准确深刻且痛切辛辣地揭露与讽刺了“空谈心性”之弊。

只有当心灵的跳动与时代的律动合拍时,心灵的学问才被贯注了充沛的生命。而这,已开始走出儒者的心灵了。

我在别处曾说,一个民族的优点,往往同时就是她的缺点;一种文化的长处,往往同时就是它的短处。儒对中国人心灵建构的范导,最典型地表现了这种二重性。儒之心灵的学问作为巨硕的历史智慧,究竟走过了

心灵学问

一个怎样的历程，究竟能给当代人的心灵建构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是人生哲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亦是一切认真地生活的人所应关注的问题。这本小书的兴趣、旨归，端在于是焉！

仁者的襟怀

谈中国文化，特别是谈儒，自然要从孔子谈起。数千年来，他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象征被传诵，被膜拜，地位从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那么，孔子的魅力何在？我以为，孔子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为中国人道德心灵的培育，提供了最初的“范式”，显发了基本的律则，以一种“仁者襟怀”普照世人，从而成就了中国人积极的伦理生命。

“仁”的发现应说是中国先哲对世界人文的最伟大的贡献，“仁”的精神涵摄了人类一种至善至尊的品性，一种普遍永恒的追求，那就是以人为最高目的同时又普泛万物的爱。人类一切智慧，只要那是珍爱人类自身，珍爱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都不能不包含“仁”，走向“仁”，因此“仁”这一最富于“中国特色”的范

畴却是最富于世界意义的。而“仁”的意义有多重大，孔子的贡献也就有多重大，因为“仁”这一范畴虽非孔子首先提出，但最完整地阐释“仁”的精神、最辉煌的显发仁者襟怀的，却不能不首推孔子。

李泽厚先生曾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分析孔子的仁学结构。他指出孔子的仁学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面，是即：A、血缘基础；B、心理原则；C、人道主义；D、个体人格；这四个层面之整合所形成的总体特征则为——E、实践理性。

所谓“血缘基础”意指“仁”生发于父子、兄弟等血亲伦常纽带（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所谓“心理原则”意指“仁”表现为人生日常心理情感（如孔子释“三年之丧”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所谓“人道主义”意指“仁”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

所谓“个体人格”意指“仁”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自觉与人格理想的标的（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作为总体特征的“实践理性”则意指整个仁学的建构贯彻着一种维系于人世伦常、现实生活的理性精神。

仁学结构的阐释实际上从知性角度揭示了孔子仁者襟怀的基本内涵。这仁者襟怀滋生于人类的伦理根性，关注着人类的现世处境，它从血亲之情到人类之爱，从人格理想到淑世精神，推衍扩充为普泛深厚且无条件的爱心、同情心。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心灵。孔子第一个显发、高扬了这个仁者襟怀——道德心灵，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卓越的代表。

孔子这显发仁者襟怀，一方面为中国人树立了最崇高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为中国人范导了最基本的心路走向、人生态度。“仁”的高扬、仁者襟怀的显发，并非通由知性的、逻辑的思辨推演，而是出自历史的、生活的体验选择。“仁”与其说是一个伦理学说的纯符号性的抽象概念，毋宁说是一个道德实践的富于人间情味的象征观念。《说文》：“仁，亲也，从人、二”，恰从文字学的角度提示了这种象征意味。孔子之仁者襟怀，纯从历史反省、人生体验中化成，全在十分具体的道德践履、随事点悟中显发。就仁者襟怀之直接性、朴实性的道德关注来看，我们可以有保留地同意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

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由于思维类型、民族特性、文化传统、时代条件等多方面的差异，黑格尔并未能深切、准确地理解孔子，并未能全面充分地把握孔子仁者襟怀的丰富内涵（如他将“仁”只是十分浅率地解释为“爱邻居”）。上面的评价原本充满了贬斥意味，孔子道德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毫无出色之点”。但如果能够摆脱黑格尔思辨体系的逻辑偏见，立足于伦理主体的建构思考问题，便可能认识到，孔子思想尽管缺乏思辨力量（更准确地说，孔子根本没有注意甚或不屑注意思辨逻辑），但他直接切入人生，深入反思历史而探寻、体悟到人的存在的道德本体性，却不能不说是为人生意义问题提供了任何思辨逻辑体系都无法提供的答案。如果承认，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怎样活着这一类人生意义问题不可能仅靠纯粹的知性思辨、科学理性获得确解，那就没有理由忽视历史、生活的反省、实践、感悟、体认，因为或许就在人类精神的这些活动方式中，存在着窥测人生意义之堂奥的可能性。孔子于躬行实践中显发仁者襟

怀，确认人生之根本意义在于其道德性，便为人生之全部活动种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善根，树立了一个尊严伟大的范本。故孔子可谓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确立伦理绝对主义的思想家，更是最早为人类自尊自重提供主体内在依据的思想家。“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近代启蒙思想家康德向人类所提示的绝对道德命令，早已在孔子所显发的仁者襟怀中化成了巨大的人格感召力量。这种人格的感召力量，陶铸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于是“太上有立德”，便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心路走向，人生态度。